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  
第二十一回 府太爺置酒求謀 簡勒先快船趕賄

且說簡勒先與貴興剛剛講到投機，被獄吏徐煥喝退。勒先出，遇蔡順於途。蔡順問所從來，勒先答：「在府監。」二人握手同至蔡館，勒先備述其因，且言貴興牢中所許，有能釋放者，酬銀□萬兩；但得免死而減刑徒杖者，許以二萬五千；獲理人自當厚報。蔡順欣喜無限，竟日與他籌第。蓋蔡順係順德都寧司人，在端州當行出官，與府公子往來綦善。是日先告其友徐風，托他「如此如此」，然後入見公子，首將倉庫，試其盈虧。公子嗟悼不已，遂實告其空虛。然後微叩梁凌之案。公子答曰：「此犯業經監候家嚴，尚未詳文，勢必將他處決矣。」蔡順訝曰：「尊翁拜所宜也。曾不知昔日天來稟中，巡撫幾番批死；臬台堂上，證人屢次遭刑。四品徽臣可與大人比較。況復衿者、鄉正聯保為良。聞彼百萬家財，邇日遺子登朝抱告，將來欽差到審。如之親何？」公子曰：「制台本意，自有擔當。」蔡順歎曰：「兄更差矣！黃河此後自古稱為苦差，哪有回邦之理？將見同僚，大小仇視尊翁，如有所失，其禍非輕！此時此際，雖欲與子優游同樂於此地者，其可得乎？」公子聽罷，遍身冷汗，慌張欲告其父，蔡順止之。曰：「與兄數載相交，所言俱是心腹。慎毋吐出吾言。」語畢，辭別而去。公子入內，將蔡順之言作為己意告知其父。府爺曰：「我兒所慮精詳，自當原情定案。」然後御告之意何處聽來。公子曰：「孩兒目睹民間長者所言，伏望父親聽信。」府爺暗思：「蔡順久在當行，必諳民間消息。」於是傳他而入，款以百味珍饈，將其子之言以詰。蔡順答曰：「探得凌貴興家有七星伴月，富似石崇。近聞其子拖星帶月，抱告朝廷。」俄頃徐風拜見杜師爺言：「貴興許銀□萬，送入府衙。師爺若肯與他調停，另有黃金厚報。」師爺大悅，徐風退出。師爺入見府爺。府爺述蔡順之語，師爺吐徐風之言。府爺復問蔡順曰：「果曾聽得此語否？」蔡順曰：「聞本確聞，但未審其虛實。豈敢平地風波，滋生議論乎？」府爺感謝一番，蔡順拜辭而去。師爺告府爺曰：「蔡順言他有百萬家財。今他許以□萬，此言可見非虛。」須臾，一人入報：「巡撫大人不日親臨查庫。」公子曰：「如今倉庫兩陷，可預為之。」府爺曰：「奈何？」師爺附耳低聲，說個「如此如此。」蓋蔡順與徐風係八拜之交，徐風之子拜社師爺為誼父。是以蔡順薦他往說其言易入，蔡順在旁鼓舞，愈不可疑，復說許多利害相關之語，一旦墮其術中。當日蔡順回館謂勒先曰：「梁凌之案，功已將成，可速辦禮而來。如禮不到，定然主變。」勒先出更遇徐風，徐風亦催他辦禮。勒先奔至海旁塔腳街叫得快艇五隻，每只各用七人。勒先嫌其太少，每只再添四名。限時八個，便要赴到譚村，給予工銀三□。船戶搖首曰：「工價慢談，惟此路程遼遠，快則□時、遲則□二。任他四面風來，可以如期而至。工價百圓，遲一刻罰我七兩；早一刻賞我□圓。所有火燭支消、巡船費用，官人自行給發。」其後訂准八時二刻，來往皆然。工價竟依船戶。（不減價而減時方是當年情景。若價時不減便不成其為文矣）此日未時初刻開船，布散海面。眾快頭踴躍，捷如馳馬，快逾龍舟。（龍舟無風可乘而快艇則有帆兼用並非獲）偶值西風大作，順水揚帆，轉盼已到西南，移時又抵禪山。忽聞夜鐘九點，（亥初）沿岸寥寥五了營兵喝聲：「住槳盤詰，何船？」眾快頭一齊發力，更不答言，去如箭急。鐘聲兩點（正丑）到譚村。

附自鳴鐘：

一點丑未刀，二點正丑未，三點寅申刀，四點正寅申，五點卯酉刀，六點正卯酉，七點辰戌刀，八點正辰戌，九點巳亥刀，□點正巳亥，□一點子午刀，□二點正子午。

勒先奔入凌家，具道牢中受苦，蔡、徐求救，許財□萬有餘，立解金銀，異日丈夫釋放；屆期不至，後來機會難逢。家人急喚喜來將七星摘下二顆，團圓缺去一角。（點逗星月）命彼隨行，帶不盡乾糧器械，（乾糧所以防饑，器械所以防禦，二者皆扼要之物。）卯時開船，是日亥時隨到。（水有順逆，船有輕重。往來相去三時，可見作者心細。）竟將此雪白鮮黃數□人昇入府衙而去。正是：

能於禍處反成福，

解向仇家買得恩。

欲知貴興釋放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